雙江先生困辯錄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三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心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靈明不測出入之易而保守之難惟在操之有要耳程子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又曰敬以直內操之之法也操猶操兵之操練也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言

其亡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純一未發初心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

不慮而不知不學而能良心也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

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無所爲而爲眞心也學者須是識其眞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有所不爲不欲本心也本心眞心良心初心均之爲道心也學要識得心體則用工便有着落不然則狂狗逐塊狻猊咬人毫釐千里矣世固有終身弊弊自謂求心而反害之乃

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者惟在乎

識不識養之得不得也陽明先生云功夫即是本體本體亦是功夫此語須玩味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牿亡之矣牿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

平旦之氣便是未發之中常存此虛明氣象而不牿亡於旦晝之所為便是得其所養也知夜氣而後知心之本體知本體而後知養

之之法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聖也明通賢也聖賢非性生養心焉致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此當與聖可學乎一節同看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故意必固我聲臭睹聞欲之大者誠明二字便是精一戒懼工夫寡欲之學不

善體貼將與克伐怨欲不行同病知意必固我聲臭睹聞為欲者而後可以識寡欲之學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純一未發仁也發而中節義也發不中節便是曠亦便是放求放之道莫切於致中故復其心之本體則學問之能事畢矣哀哉二字是孟子痛心處人能視其心如雞犬者亦鮮

矣況心非難犬比乎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知天事天立命其義微矣非達乎心之本體與本體之所從来者不足以語此故性曰天性德曰天德理曰天理存心養性而意念纔有所着便非事天孟子言盡心養性皆有充拓涵養意只一毫矜持把捉便只是逆天物所

受為性天所賦為命性命之從来曰天意念總有所着便非事天只矜持把捉便是逆天此等句非實見心原不能關口此性命關係處也敢不共勉

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不役耳目百度維貞便是先立乎其大者動而不失其本然之則曰立思則得之得乎此

也先立乎其大者是象山平生學問得力處嘗有譏象山之學者云除却先立乎其大者更無伎倆象山曰誠然誠然

○益動而巽日進無疆

巽是順其本體之自然而動無妄動也無疆是進而不已之意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是造作安排（設是造作安排然造作安排最難免日用種種忽不覺是此意用事）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

厥躬念始終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助則不遜忘則不敏勿忘勿助自然上達故

德脩罔覺才覺便是計功謀利意

〇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

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者非以點鼓瑟而

後之也正欲進點以造化二三子耳喟然吾

與之嘆一棒而四人疾其旨微矣若由求公西之志乃所優為只是有所便屬睹聞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如曾點則無此予做作安排意推之於禮樂富彊無往而不得其常白沙先生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此語當玩味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者得其本體而自慊也居安資深左右逢原渾是自得處工夫不合本體非助則忘忘助皆非道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成章而達以道之謂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

也
義襲是義之不豫而思議竊取於事為之間
猶兵家掩不備而取勝於一時者之所為害
子渾是助的病宋人之揠孟子却於助處立
方今之學者其最高亦只是助下助一等則
為襲襲與助皆失其本體而反害之者也集
猶歛集也退藏於密以敷萬化之原由是感
而遂通沛然莫之能禦猶草木之有生意也
故曰生則惡可已矣襲而取之者義自外至

也集義所生者義由中出也自三代而下渾是一個助的學問故曰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與其得助農不若得惰農此二句是刻地出已見惰則苗不長而生意猶存若助則機心生而道心亡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恐言之動乎心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恐心之動於氣也只勿求二字渾是助意知言養氣是告子對症的藥蓋知言則無不得於言養氣則無不得於心其所以不動者乃充養積盛集

義自然之效畧無一毫把捉的意告子亦然有見却是從葱嶺帶来他看得本體上一塵加不得即雖仁義亦謂非性所有故不得則勿求以求之則為本體累也註云宜其然無覺悍然不顧是嫚罵語助字發得孟子意出凡屬意用事便不得不落在助上若於忙集義之功即不得不從意用事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

自益動而巽至此是言用功的節度蓋後世學術不明不是錯認心便是錯用工故以學術誤天下後世者不少未發之中是堯舜相傳正法眼藏真正脉絡於此處體認得分曉則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情命於性性命於天丹府一粒徧地黃金程伊川嘗愛杜元凱語云優而柔之厭而飫之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道經亦云忘無所忘得無所得心如太空內外貞白皆理到

之言也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此顏子復後事稱之以見其復也常復故能常知不善故能知之不復行才離本體便是遠復不遠云者猶云不離乎此也其曰不善恐於本體猶有未融化處而不免有矜持意知之非難不行惟難少有凝滯而融化不速便已屬行未嘗不知明鏡纖塵未嘗復行洪

爐點雪至明至健也知微知顯可與幾也何悔之有殆庶則幾於化矣顏子之得一善與有不善好並看善不善之間不易形容惟於未發之中心體而力行者可以意會善不善之間不易形容此數句極有意味知此而後可以言學

○顏子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顔子學問不落聞見多學的窠臼其初便從本體上老實鑽求而不知本體即物理也夫子恐其墮於意見之渺茫故誘之以博約之學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蓋心體事而無不在故凡本體散殊森然有跡曰文萬理同出一原故凡本體純密秩然有理曰禮隨時隨處無往而不學而要只求復其本體曰約約而博則本體隨在有見故卓爾不復如向焉之高堅前後也博而約則不睹不聞本體

寂然無所見而從之末由亦無庸於仰鑽瞻忽也此顏子竭才之學殆庶之造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而精一之傳於是乎有屬也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顏子悟得仰鑽瞻忽荖屚到此地位功夫猶難又大段着力不得恐未然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不遷怒者不為怒所遷常止也不貳過者不

為過所貳常一也常止常一久而不變三月不違也故曰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渾是未發氣象和風慶雲至今可想日月至焉者屢失而屢復也故曰頻復之厲陽明先生云不遷不貳須是知他有未發之中始能

○回也其庶乎屢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能不能有無多寡之類蓋自曾子言之有如

此而顏子則一無所見顏子渾是虛體能若不能多若寡實若虛犯而不校屢空之象由太虛而後有天之名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以具顏子之所以殆庶也（宋儒亦以此為屢空却為空字犯了佛家字面故作去聲然則空空如也又將何解耶）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富貴可愛可求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彼者獨何心哉盖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

求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

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

故能不改其樂見其大便是先立乎其大者

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故曰登泰山而小天下

（一）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仁乎哉顏淵曰請

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仁者人之生理也具此生理而後萬事萬物

之節皆本於此故曰禮禮者體也克去巳私以復其本體本體復則三千三百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故曰天下歸仁非禮勿視聽言動悖而約也視聽言動莫非吾心本體自然之用便是中節之和便是天下歸仁少有一毫意必便是非禮是惟顏子之至明至健而後能請事斯語即佛學之頓教頓悟也復禮集義好並看發而中節曰禮物各得宜曰義禮義若在外也義而外曰襲禮而外曰聲音笑

總克己復禮精義入神方是成性存存禮義之門復集之旨微矣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病痛在簡簡則徑情故不敬簡則厭物故不恕不敬不恕故多怨夫子因其病而藥之簡是仲弓氣質的病即己也敬恕是狂簡對症之藥顏子氣質純粹絕無形顯之病但

令克己復禮於元氣上調攝耳如樊遲之麁
鄙近利司馬牛之多言而躁問仁雖同而緊
以告顏閔者告之非惟無益於病而反因藥
發病也聖人之教猶天之生物因材而篤不
強人以難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
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敬者心之生道德之聚也夔夔齊慄是脩己

以敬瞽瞍允若象蒸蒸乂是脩己以安人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脩己以安百姓也五十而慕兢兢業業堯舜猶病也故曰堯舜以上善無盡桀紂以下惡無盡敬是性體之良能徹上徹下之道或謂論語多言敬而罕言靜不知敬是靜的根靜而不敬則有之未有敬而不靜者也敬而不靜是失之矜持把捉非敬之本體

持敬有生熟之異生則難熟則易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德性而不知道問學是無學也道問學而能以德性為主是聖學也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德性之名目也致也盡也極也道也溫也知也敦也崇也問學之名目也自德性之無所不包無所不備者而言曰廣大自德性之潛密滋貫無微不入者而言曰精微自其不屈於物欲而

無所汙雜者而言曰高明自其不涉於詭異而為衆人所同得者而言曰中庸自良知良能得於有生之初者而言曰故自知能之形著日長裕者而言曰新自生理之惻怛肫肫其仁者而言曰厚自生理之等殺品節不差者而言曰禮至德天德即德性也至道聖人之道也凝道本於脩德故此節備言脩德之事而洋洋優優峻極發育三千三百胥此焉出故曰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務脩道而不

知原於脩德者未有不流於助流於襲流於伯也故曰知德者鮮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廓然太公故易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物來順應故簡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也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可久可大參天兩地而

成位乎其中矣易簡天地之德也人得之為

懿德故曰大本達道也

困辯錄卷之三終

雙江先生困辯錄卷之四

吉水念菴羅洪先批註

長水後學岳和聲校閱

辯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

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
諸其身
素者本吾性所固有而豫養於己者也位之
所值雖有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不同然不
以富貴處富貴而素乎富貴不以貧賤處貧
賤而素乎貧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富貴
貧賤夷狄患難處之一一則無入而不自得
得者得其素也正己居易皆反求諸身之素
不怨不尤非有所強也易曰素履之往獨行

願也故不顧乎外顧外便有不得怨尤之念與而微幸之事作矣大意全在素字上素即温故之故豫立之豫先天之先前定之前故養之有素者隨其所值坦然由之而無疑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懼佛書云悟人在處一般又云隨所住處常安樂悟即素也悟則智慧廣大不落輪迴即登彼岸佛氏以喜怒哀懼愛惡欲富貴貧賤夷狄死生患難為輪迴亦謂衆生亦謂煩惱普度衆生不

落輪迴斷除煩惱便是自得自得即彼岸也
佛氏所占地位儘高豈經生容易闖得但渠
所謂高者吾儒亦自有得在以下所叙困蹇
凡九卦皆言反身脩德之事所以辯素也傳
曰困之進人可以辯德可以速感素位一段全是鄙見
不期暗合

○困亨貞大人吉有言不信

卦以柔揜剛為困蓋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
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揜有凌僭屏

伏俾不通窒不能容娼嫉以惡之朋黨而危
之之意然二五以剛居中為成卦之主剛中
天德也天德充溢於內而道義有諸己故能
不怨不尤無入而不自得身可危而志不可
奪也然人謀之未盡豈可一委之命與時哉
故凡義之所當為者為之而不失乎天理之
正於時不忤於己不失趣之而非諂避之而
非畏自牖而非行險于巷而非為邪斯則大
人善處困窮之道也若徒以口舌爭則益其

困矣致命遂志志亦素也故曰素志遂則伸其志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此便是遂志亦便是困而亨處大抵陰得時位陽剛必為所困蓋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求之坎坎進退維谷故以陷名而為屯為蹇為需為訟為未濟一皆取義於坎聖人憂世之志可見矣困亨貞是身所經歷處說陰得時位陽剛必為所困甚得古今情狀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言天下之險阻莫山與水若也故山上有水

蹇而又蹇難也君子所以解其難者亦惟反諸巳而巳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反其仁則愛無不周反其禮則敬無不至反其智則知無不明處無不當所以化暴慢為恭遜轉横逆為祥順易以知險簡以知阻而天下之難解矣難莫切於内困觀瞽瞍與象之化則解難本於脩德可徵也

○履德之基也　履和而至　履以和行

履以和説躡於剛強之後於處憂患爲尤切故九卦先之蓋素履之往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故曰德之基基所以立履之所以爲履也履非強世緣人情辯上下定民志天地非禮不位萬物非禮不育故曰和而至履德之基以力行爲本和行是中節

○謙德之柄也　謙尊而光　謙以制禮

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德言盛禮言恭有而不居素履之往故曰德之柄柄者秉也山在地

中以卑蘊高謙之象也故卑而不可踰晦而不可掩謙以制禮尊而光也制有化裁通變之意

復德之本也　復小而辯於物　復以自知

巳放之心約之而為主於内天理一念發動於潛伏隱微之地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巳獨知之美大聖神皆由此出故於德為本復以一陽動於群陰之下天地之心可見萬物之始與生皆資之一念之微烱然在中百體

從令。小。而辯。也。本有真固之義而後履與譏非色莊也小而辯物小字發得極是

○恒德之固也　恒雜而不厭　恒以一德守之不固則不免於頻復之厲惟久於其道立不易方者雖死生患難困窮拂鬱紛然雜至而在我者率其素履自得而不厭恒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動而巽天地之常性亦天地之大義也故有恒而後可以言固性曰恒性德曰恒德心曰恒心行曰恒行不恒而可

與父處約長處樂者鮮矣恒之時義大矣哉

動以與故可
恒恒即素

○損德之脩也　損先難而後易　損以遠害

德之不脩欲與忿為之也蓋一朝之忿亡身及親一念之欲喪心禍已故脩德者尚乎損

損之卦變自乾坤而来者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卦上画之陽益上卦上画之陰皆有損彼益此損欲以崇禮之義蓋上下者理欲之幾也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德脩罔

覺蓋人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易溺而難勝者莫如欲懲忿如山制而伏之使不得逞窒欲如澤遏而絕之使不得流非勇於克己强於自勝者不能故難習之熟而久則安故易脩有克治之義害即亡身及親喪心禍已之謂也

○益德之裕也　益長裕而不設　益以興利

益動而巽日進無疆蓋動而順乎本體之自然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其進自不能已蓋得

其所養無物不長利之大者也故曰裕裕有

克養之義益之為卦下震上巽陽動陰伏有人欲日消天理日長之幾又風雷有相益之勢如遷善則過益寡改過則善益純亦理勢之相資者故曰益長裕而不設設是施設造作也（指巽處為順其本體之自然而無所作為以害之甚善）

○困德之辯也　困窮而通　困以寡怨

大意見前辯有自考之意若尤未免於怨悔則本有末固而所謂脩與裕者猶有所未至

也說字辯字解得好

○井德之地也　井居其所而不遷　井以辯義物之居其所而不遷者惟山與井為然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而往者来者皆井其井又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井養而不窮也止於至善寂然不動千變萬化皆由此出盖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地有貞靜之義辯有泛應曲當之意

巽德之制也　巽稱而隱　巽以行權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曰巽巽則化裁通變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不見其迹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有深入之義又巽爲風善入物者莫若風颯颯溶溶被物而物不自知故曰制曰隱曰權井是天下之大本巽是天下之達道曰基曰本曰固井之未備者曰柄曰脩曰裕曰辯巽之未至者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惟憂患爲然是故君子以憂患爲逆者以生全之所由出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有雷出地奮之義其於人也戒謹恐懼於隱微之中終日乾乾震于其躬所以遏人欲於將萌存天理於既滅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維心亨也即雖變故禍患出於不測如震雷虩虩遠邇驚懼君子處之裕如而不失其所主之常蓋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不失其所主便是福震爲長子匕鬯主祭者執以降神之重器危懼故得平安

生全出於憂患亦亨義也易以道義配禍福故凡言吉凶悔吝皆主理欲存亡淑慝消長屬為言世之所云禍福亦不外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曾子之震也震莫大於死生之際起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謂不失其所主之常大象亦以恐懼脩省為君子之震故卦名震者只主學問言卦爻詞便兼禍患言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上下無恒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
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雖無師保如
臨父母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屢遷者何也在天為太虛在地為至靜在人
為未發天地人之至理也故曰周流六虛然
不可以見聞思慮求故曰不可為典要唯變
所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率性之道也順之
則吉逆之則凶使知懼也以動者尚其變以
言者尚其辭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

其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辭也占也變也象也皆變之所適性體之感也人情之所敬懼者父母之外惟師保耳不曰六位而曰六虛虛字當玩味虛是性之體爻之所以效也惟虛故能遷井居其所而能遷虛故也不食之井曰泥泥則不虛敬是致虛之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心游太虛也虛字發得是師保父母之臨虛之時也可以觀性體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
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勞苦饑餓困窮拂亂是煅煉人的一個大鑪
錘承受得這個大鑪錘煅煉過者金是真金
人是真人雖僊佛亦要從此關過故天將使
斯人之大有所成也必先勞苦困餓拂亂動
忍以助其成而人之將有志於大成也亦必
先勞苦困餓拂亂動忍以自考其成順適宴
安而能有成者鮮矣若舜之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者始可以言大成也程子曰困窮拂鬱所以堅人之志熟人之仁又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動心而至於無所動忍性而至於不待忍始是增益其能無入而不自得張子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切磋琢磨洽玉之功操心鍊性操鍊二字要體識陽明先生云吟風弄月的受用却要擔枷抱鎖的工夫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只宴安二字斷送了古今無限豪傑將降大任一節是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

有味煆煉二字極生活人
末言寗安是千古斷案

〇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求諸心而不得故困研諸慮而不達故衡不安於困與衡故作作是性體之健勇不足以起懦強不足以勝私奮不足以鼓氣皆不足以言作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興即作也故德曰作德聖曰作聖作之不已乃成君子作之時義大矣哉而世之作者寥寥何也

豈求諸心而無不得研諸慮而無不達而顧無待於作者耶抑嘗求心研慮亦有所謂困衡乃狃於昏弱欲作而不能耶抑冥然悍然不知求與研故亦不知困與衡而無所用其作耶詩曰遐不作人是在作人者思所以作之說作字處激烈豈亦作而言之耶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剛天德也渾是天德流行而一毫人欲之私

著不得如顏子之不遷不貳三月不違其於剛爲殆庶也故曰克己復禮乾道也顏淵死而吾未見剛之嘆作夫子之所以慟也若由之行行棖之悻悻特其氣質有類於剛謂不屈於慾乎剛與慾正相反自弘毅之學不明浩然之氣未養而以悻悻之棖爲剛以氣焰可畏之衍儀爲大丈夫又何怪哉孟子曰是妾婦之道也一語而萬鈞者也不屈於慾之謂剛不屈於慾之謂作作非剛不能剛而後

能作也堅強不屈四字恐於剛義未盡以剛與作為不屈於慾甚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三讓何也泰伯之德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當商周之際商道寖衰周德日新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已可槩見　泰伯又太王之長子其統緒又在我　是三者皆足以有天下乃棄不取逃之荆蠻示不反也斷文自廢

示不用也而人莫知其為何其心隱其跡泯然無得而稱故曰至德是謂三以天下讓也太伯荆蠻之逃疑在太王既沒之後蓋有以見夫周之必興商之必亡而已適當其難采藥荆蠻蓋有所託而而逃焉者也夫利莫大於得天下害莫甚於忘其家棄莫大之利而不取而以身當忘家之害而不辭惟欲求乎此心之安以不失乎天理之常微太文則萬世君臣之防裂矣即如集註所引史記諸說

則周室畜不臣之心已四世非古今一大究事耶其曰肇基王迹曰其勤王家盖追原其積功累仁而餘慶之来遠矣以見興王之道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乃據以為翦商之志始於太王而以泰伯荆蠻之逃若欲潔已以遂太王傳季歷以及昌之私則於君臣父子之間不順莫大而可稱為至德耶夫子以至德稱泰伯稱文王而謂武王未盡善其旨微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據人心向背之分數

言耳乃曰荊梁雍豫徐揚歸周惟青兖冀屬紂豈有紂為天子坐視民之叛巳文王亦坐受民之歸巳而率叛以事紂俱於理勢為太逆。以服事殷。蓋誠服而事之。畧無一毫怨的。念渾是未發氣象。故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至是則泰伯文王心事始暴白於天下後世先儒謂深有補於名教此類是也

困辯錄卷之四終